

# 摘桃子

唐秀媛

所事事晃荡好几趟才能避开人，偷得一两个。桃子得了手，不用洗，也不管熟不熟，在衣襟上磨蹭几下，把外面那层毛蹭掉，就扔进嘴里大快朵颐起来。

待到放暑假时，桃子快要成熟了，我和姐姐就日日在家守护着桃树。午后，我们把烂草席搬到桃树下，在那里午休。阳光透过树叶，照射在地面上，树影斑驳，影影绰绰。我们躲在树荫下，抬头看见将要成熟的桃子，确如“海霞红点王母颊，玉团中涵秋水色”那么可爱。成熟的桃子，不但外表白里透红，轻轻掰开后，接近果核的那一圈肉也是白里透红且夹杂着果核的独特纹理。脱核的桃子，清香脆嫩，如果再成熟一些，便软糯香甜，又是另一番风味。尽管爱吃桃子，我们也不敞开来吃。我们守着桃子，估摸着仅那一枝用棍子撑着的树枝，就能摘下满满一筐来，妈妈拿到圩上去卖了，能贴补不少家用呢。

摘桃子是件快乐的事。满树的桃子并非同时成熟，爬到树上，一会儿看到这个枝头红了几颗，还没待摘下来，又看到那个枝头红了几颗，如山猴子进了王母娘娘蟠桃园那样，应接不暇。树越爬越高，越爬越远，够不着的时候还要用棍子去叉、去打，待要下来时，往下一看，才不由得后背冒冷汗，两腿打抖，不过心里还是乐呵呵、美滋滋的。待摘到最后，往往就只剩树顶上稀疏几个，摘也摘不到，用棍子也够不着，只能盼着它们自然掉落。我们在地上捡。那最后几个桃子，也是吸尽了日月精华味道最美的，吃完了之后就要待来年才能尝到了。

桃子成熟的季节，攒桃核、捡桃核也是我们爱做的一件事。桃仁是一味中药，小时候每年都有人会来收。我们平时吃完桃子，总是有意识地把桃核扔到门槛下积攒起来，平时在去洗衣或摘菜的路上，也会一路低着头，去找寻地上有没有丢弃的桃核。放假的时候，还会有到桃树的菜园里，找寻掉落的没有成熟的桃子，用石头砸开肉后，就能取得桃核。桃核的形状有的大，有的小，成熟桃子的桃核，纹路宽且深，未成熟桃子的桃核纹路浅且窄，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，天下也没有有相同纹路的两个桃核。桃核晒干后，五毛或者一块钱一斤卖给收桃核的人，我们像获得了一笔额外的巨款般开心。

老家后院的大桃树装扮了我的童年，让我灰色的童年记忆多了一抹彩色。可惜有一年发大水，大水漫进了屋子，我们连夜去邻居家的水泥屋里避水，回来后，大风刮断了桃树的树枝，屋子里许多小伙伴都有。谁家房前屋后、菜园子里有桃树，孩子们是一清二白的。从桃花落尽，结了几小的“桃子命”开始，就能看见孩子们在树下转悠了，他们有的是本村的，有的是故意弯路假装路过的，仿佛那个时候腿不是受脑子控制，而是受桃子控制的。运气好时，遇到矮的桃树，周围又没人，眼睛一瞟，手起桃落就进了衣兜；运气不好时，要来来回回、无

所事事晃荡好几趟才能避开人，偷得一两个。桃子得了手，不用洗，也不管熟不熟，在衣襟上磨蹭几下，把外面那层毛蹭掉，就扔进嘴里大快朵颐起来。待到放暑假时，桃子快要成熟了，我和姐姐就日日在家守护着桃树。午后，我们把烂草席搬到桃树下，在那里午休。阳光透过树叶，照射在地面上，树影斑驳，影影绰绰。我们躲在树荫下，抬头看见将要成熟的桃子，确如“海霞红点王母颊，玉团中涵秋水色”那么可爱。成熟的桃子，不但外表白里透红，轻轻掰开后，接近果核的那一圈肉也是白里透红且夹杂着果核的独特纹理。脱核的桃子，清香脆嫩，如果再成熟一些，便软糯香甜，又是另一番风味。尽管爱吃桃子，我们也不敞开来吃。我们守着桃子，估摸着仅那一枝用棍子撑着的树枝，就能摘下满满一筐来，妈妈拿到圩上去卖了，能贴补不少家用呢。

周难得两天，晚起的我，伸着懒腰，打着哈欠，凭感觉和记忆走向卫生间。隐约间看见母亲蹲在门口，双手搓洗着衣服，看着早已经劳碌许久的母亲，心中满是愧疚。正想转身离开之际，母亲叫住我：“起来了，上班累，该多休息会儿啊。洗衣服没吵到你们睡觉吧？”“怎么会，老妈，睡得很好。你怎么不用洗衣机洗啊，别去省那点电，那么多衣服，要洗到什么时候？”我心中满是不快，就要动手去拿衣服。母亲连忙摆了摆手，有点怪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洗衣机坏了，你爸说有个零件要修一下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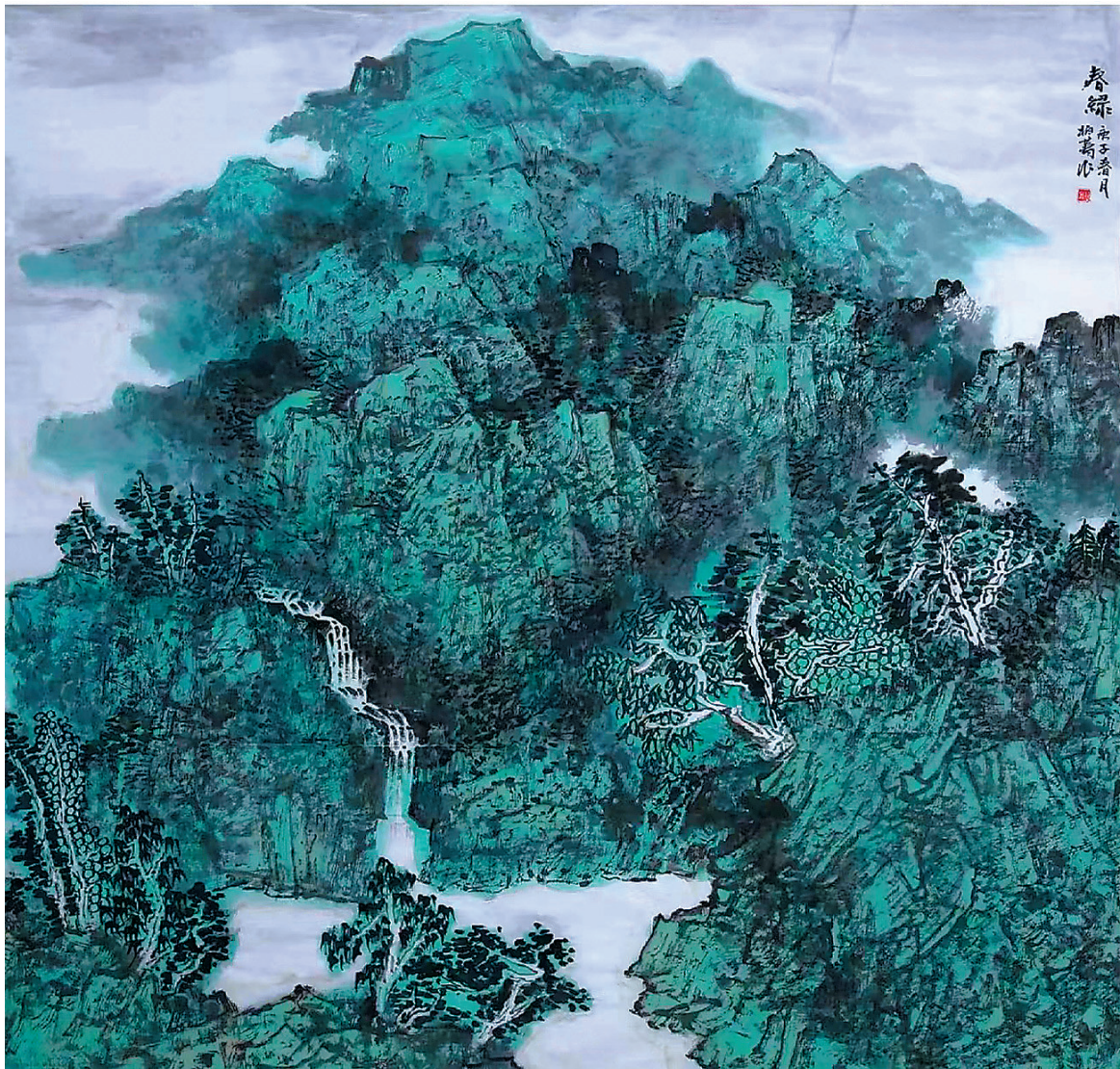
“那我爸呢，怎么不赶紧修好来？”我正想兴师问罪。母亲赶忙打着圆场：“你爸一大早就去赶集了，说给你们买点好吃的。对了，早上你想吃什么，妈给你们煮。”看着母亲爬满老茧的手，尽管在围裙上擦了好几圈也仍然带着肥皂泡，我的心一下子软了下来，不过小大人的架子还是端了起来：“随便吧，别搞太多，马上就快到中午了。下次你们俩先吃，不用管我们。”

母亲只管笑呵呵地应承着，一边走向房间的床底，伸手去拿她视若珍宝的土鸡蛋。我又气又无奈，转身便回了房间。没多久，饭好了，我们也起来了，好好享受了一把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幸福生活，只是想到已到而立之年的自己，居然还可以有这样的任性之举，不免有点汗颜。

照例，我应该去干点活，只是做什么好呢？无奈只得拿起扫帚打扫一下卫生，毕竟该啃的硬骨头，老两口提前好久就搞好了。正在二楼扫着地，楼下传来一阵哄哄闹闹的声音，我赶紧冲了下去，到了楼下，定睛一看，才发现是妹妹小梅回来了，她牵拉着一张脸，气呼呼地坐在沙发上，英子正在给她顺气，递水给她，并努力示意她冷静下来，慢慢说。

“死丫头，这么没有规矩，大呼小叫的，没看见你哥和你嫂子回来了，就你咋呼呼的，不知道的，指不定以为我们家怎么了？”

“妈，你也不问问我怎么，就晓



春绿 谢柏青作

赏画：谢柏青创作的作品《春绿》，以表现赣南青山绿水的自然环境来彰显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主题，通过中国画的笔墨来反映我们赣南在保护环境、改善人居环境方面所取得的成就。（章纪）

# 修好了

老丙

“你还有这不为人知的一面，我第一次听。妈，我爸说的是真的吗？”小梅越听越起劲，连忙大声问着母亲。

“是，你爸是拣好的说，其实，他比这更恶劣。那时侯务农挣钱少，家里负担重，他经常心里有股子气，没有地方发泄，只能冲着我撒野。”母亲边切着肉，边回忆道，“后来，我们两个发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不然这个家要散咯。于是我就想了又想，终于想通，毕竟是自己挑的，怎么也得往下过。”

父亲突然抢过话头，说道：“然后，你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就变得温柔贤惠了，不骂我了。经常自己一个人默默地干着各种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，也不会老想逼我干。我呢，也明白了你妈的心思，就开始顺着她的心意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她分担。就这样，我们互相体谅、互相扶持，慢慢地才有了今天。”

小梅把杯子搁在桌子上，气愤地说：“他每天下班，鞋也不换，就往沙发上一躺，啥也不干，一直在那里玩手机，等着我回来。敢情家里的东西都是跟我姓了？他碰不得！”

“老胡养家，在外面干活，不容易，要多换位思考，体谅一下他。”母亲放缓语气，苦口婆心地劝着。

“谁体谅我啊？活该我就当保姆。想着以后还有几十年，这谁能忍得了，反正日子是没法过了。”小梅抓狂道，眼睛里含着泪水。

“谁啊，谁说日子没法过了？”父亲推开门，扶着摩托车走了进来。

母亲丢下手中的菜，赶忙跑过去迎接父亲。虽然在旁人看来，完全没有需要母亲搭把手的地方，但是这个场景却是别人羡慕不来的。

“修好了，我们开饭吧。”父亲得意地宣布。

也很愤恨，经常因为小事情跟我吵架，感觉一秒钟都过不下去！”

“你还有这不为人知的一面，我第一次听。妈，我爸说的是真的吗？”小梅越听越起劲，连忙大声问着母亲。

“是，你爸是拣好的说，其实，他比这更恶劣。那时侯务农挣钱少，家里负担重，他经常心里有股子气，没有地方发泄，只能冲着我撒野。”母亲边切着肉，边回忆道，“后来，我们两个发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不然这个家要散咯。于是我就想了又想，终于想通，毕竟是自己挑的，怎么也得往下过。”

父亲突然抢过话头，说道：“然后，你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就变得温柔贤惠了，不骂我了。经常自己一个人默默地干着各种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，也不会老想逼我干。我呢，也明白了你妈的心思，就开始顺着她的心意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她分担。就这样，我们互相体谅、互相扶持，慢慢地才有了今天。”

小梅把杯子搁在桌子上，气愤地说：“他每天下班，鞋也不换，就往沙发上一躺，啥也不干，一直在那里玩手机，等着我回来。敢情家里的东西都是跟我姓了？他碰不得！”

“老胡养家，在外面干活，不容易，要多换位思考，体谅一下他。”母亲放缓语气，苦口婆心地劝着。

“谁体谅我啊？活该我就当保姆。想着以后还有几十年，这谁能忍得了，反正日子是没法过了。”小梅抓狂道，眼睛里含着泪水。

“谁啊，谁说日子没法过了？”父亲推开门，扶着摩托车走了进来。

母亲丢下手中的菜，赶忙跑过去迎接父亲。虽然在旁人看来，完全没有需要母亲搭把手的地方，但是这个场景却是别人羡慕不来的。

# 小城之恋

郭起乐

我到过繁华的都市广州，到过海鲜飘香的海滨城市漳州，到过红色圣地井冈山……然而，最让我魂牵梦绕的是一座南方小县城——上犹。

上犹有一条美丽多情的江，叫上犹江，是浩浩赣江的重要支脉，她从清荣峻茂的罗霄山脉款款而来，哺育着世世代代的犹江儿女。据说北宋文豪苏东坡曾徜徉于清丽秀美的上犹江，还深情写下“长河流水碧潺潺，一百湾兮少一湾，造化自知太元巧，不留足数与人看”的经典诗篇。

晨曦微露，雾气朦胧，水天一色。上犹江上，叶叶扁舟穿梭于小桥之间，犹江两岸，客家特色浓郁的早餐店里，早已摩肩接踵，包米粿的馨香飘飘荡荡，散入清风满犹城。包米粿是上犹久负盛名的传统小吃，以四时蔬果为佐料，配以韭菜、葱葱或瘦肉馅，皮薄馅鲜、清香爽口。

车流，绿树成荫的行道树，倒映在清澈见底的内江里，如梦如幻，令人仿佛置身于如诗、如画、如歌的仙境之中。岸上欢声笑语，酒店里高朋满座，到处都是生态全鱼宴：鲜嫩的洋尖、野生石伏鱼、葱香银鱼汤、千年鱼蛋饼……肉质鲜美，嫩而不腥，肥而不腻。食客们慕名而来，啧啧称赞：“一江清水养育了一江鱼。”

月色皎洁，华灯璀璨，交相辉映。人们漫步在绿海里，呼吸着富含负氧离子的空气，欣赏着一江两岸的旖旎风光，烦恼忧愁瞬间灰飞烟灭。公园里、广场上，反复播放着欢快的歌曲《你犹在我心上》，客家采茶舞的婀娜多姿与活力完美绽放。此时，四面的青山环绕下，上犹县城就像安卧在一个暖洋洋的摇篮里，是那么的安详、幸福。

# 我的工人父亲

严来斌

我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工人，一辈子都和木头打交道，那种朝夕相处，就像铁和铁锈。

2011年夏天，那时我还在读中学，班主任布置了一项特别的实践活动——体验一天父母的工作。在此之前，我对于父亲的工作一无所知。

傍晚，萤火虫在院子里发出微光，池塘里的蛙鸣开始漫长的独奏会。吃过晚饭，我向父亲讲述了那个特别的实践活动。父亲稍一皱眉，还是应允了。

夏天，日出得早，西装革履的鸟雀在树上明目张胆地聚会。父亲上楼喊我去上班，我困难难消，心生退意，但听着越来越急促的脚步声，我还是咬咬牙起床了。

父亲工作的地方是在南康星光村，离家约十五公里，骑车半个小时左右。一路上，见稻子长势喜人，每一亩稻田都扎着一个老实的稻草人。乡道渐窄，我喊父亲慢点，父亲充耳不闻，那身形如崖间飞瀑。这上下班的小路已是父亲一生最熟悉的地图。

进厂前，父亲给我戴好口罩。厂里灰尘呛人，油漆刺鼻。我父亲是个油漆工人，每天的工作是在一间小木屋里重复刷漆。我第一次加入，只能做点简单的活。父亲负责调漆，刷漆，我负责将床头柜等成品抬去空地，自然风干。父亲给我做着示范，两指并拢，紧压住床头柜的沿口，手不能碰着刚刚好漆的柜面，不然就前功尽弃了。实木做的柜子有灌铅似的重量，我拍了几个就有点吃不消了。父亲见我累得汗如雨下，让我去外面吹会风扇。

外面的木工匠人也戴着防尘口罩，风一吹，纷纷扬扬的木屑，像积雪。工人师傅递给我两瓶矿泉水，好奇地询问我：“你是严师傅的儿子？”我点了点头。工人师傅竖起大拇指，就像在朋友圈点赞。

厂里的风扇直径约有一米，风吹过来，霎时清凉。想起父亲独自在开灯的小木屋里，我也赶紧拿上矿泉水接着去搬运了。

小木屋里，父亲弓着背，一手拎着喷枪，一手拿着毛刷，汗水浸透了整个后背。我问父亲：“怎么不开个风扇呢？”

父亲撇着胡须，解释道：“风吹起的木屑落在未干的漆面上就不好看了。”我似懂非懂，抬走一个沉重的柜子就没有再说话了。

下午两点，食堂开饭了。我和父亲去得迟了，只剩下两碗苦菜汤。我面露难色，捏着鼻子才勉强喝完。那种入口即化的清苦，时间长了，竟也有了一丝回味的甘甜。父亲低着头，悄悄和我说：“干完活，咱们下馆子去。”

离开小木屋前，父亲从箱子里拿出一瓶洗洁精，我们在水桶里使劲到凝固在手指间暗红的油漆，整个手心 and 手背都搓得异常红肿了。

黄昏时分，竹林下的农家菜馆，让人不由得想起了一行古诗：“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生处有人家。”那一种清幽自现、凉意顿生的感觉令人回味无穷。

父亲点了一个农家小炒肉，问我还需要什么？我盯着琳琅满目的菜品以及菜品旁几十元的价格，迟疑不定，看了正面，再看反面，小声道：“再来一个青菜就好了。”

父亲有些错愕，但也没说什么。即便只有一荤一素，我也吃得如狼似虎。太阳就要下山了，余晖仿似长长的燕尾服，诠释着时间的高贵和典雅。

返家途中，我问父亲：“今天能赚多少？”

父亲比了个OK的手势。

“但一顿饭几十块钱也好贵。”回想起那顿晚饭，我心里还是有一根刺在。

父亲听完，停顿良久，随后狡黠一笑，说道：“傻孩子，咱是老客户了，有便宜的内部价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我释怀地笑了，那笑声回放在芦苇荡里，惊飞一只躲在荒草里茫然无措的野鸟。

假期结束之后，我将“这一天”写成作文上交给班主任。第二周，这篇文章被评为优秀作文，并粘贴在黑板报一角。

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老艺术家李雪健演《焦裕禄》一角拿了金鸡奖时的获奖感言：“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，名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。”

借这一段话，献给我的工人父亲。



雾绕山润 张成林摄